

莫孝川 著

144小时



06
I247.5
1954

3

144小时

莫孝川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沈阳

223461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比较真实地描绘了塔山阻击战六天六夜的情景，具体生动地再现这144小时里的各种场面：有炮火的轰鸣，有人的呐喊；有刀光闪烁，有血影闪闪；有壮烈的死、有苟活的生；有战场上的冲杀，有密室中的周旋……真乃是险象丛生，扣人心弦，起伏跌宕，使人激动不已。

该书结构严谨，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生动，语言通畅。

144 小 时

144 Xiaoshi

莫孝川 著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沈 阳 市 第 一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212,000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10 $\frac{1}{4}$ 插页：3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900

责任编辑：王德昌 责任校对：文 川

封面设计：安今生

统一书号：10158·923 定价：1.30 元

515310



作者小传 莫孝川同志，一九三三年四月生于广州市的一个中医家庭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政大学，翌年毕业后，调到当年参加过塔山阻击战的英雄部队当兵，后随军在粤东潮汕地区进行剿匪和反霸斗争。一九五七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部队多年从事新闻和文艺工作。一九七八年底转业到《广西文学》编辑部。

莫孝川同志一九五七年开始创作，发表过报告文学、短篇小说、散文等作品近百篇，得到了读者的好评。

目 录

第一章 “是钉子，就钉在这里！”

- 一 心随风雷动..... 1
- 二 “家就在这，不搬！” 9
- 三 打鱼山的枪声.....16
- 四 张牙舞爪的鸡笼山.....29
- 五 孤岛上下.....35
- 六 赏与罚.....49

第二章 生死关头

- 七 突破.....56
- 八 堵.....62
- 九 犄角.....75
- 十 一个猝不及防的阻击.....89
- 十一 一把土.....99
- 十二 翻江倒海..... 106
- 十三 以命抵命..... 117

第三章 阵战之夜

- 十四 村前村后..... 126
- 十五 “火神爷”逞威..... 138

第四章 谜是怎样解开的

十六	不速之客·····	146
十七	宁静的时刻·····	154
十八	黄昏前后·····	158
十九	军令状·····	164
二十	险恶的会见·····	170
二十一	锣鼓声声·····	187
二十二	飞来的吉普车·····	193
二十三	特种战术·····	202
二十四	原来如此·····	210
第五章 耻辱的印记		
二十五	“千岁”督阵·····	217
二十六	上下一条心·····	226
二十七	钢铁战士·····	234
二十八	又是一个“孙悟空”·····	243
二十九	刺刀见血·····	252
三十	爱·····	260
三十一	笑声，在阵地上空回响·····	269
第六章 不朽的塔山		
三十二	梦·····	277
三十三	孤注一掷·····	283
三十四	痛快淋漓·····	285
三十五	总攻的时刻·····	291
三十六	“向我开火！”·····	301
三十七	攻心战·····	310
尾声 凯歌高奏·····		322

第一章 “是钉子，就钉在这里！”

一 心随风雷动

满载着风雷滚滚的声威，满载着振奋人心的捷报，一九四八年的秋天，来到了美丽而又荒凉、富饶而又贫穷的辽西走廊。

塔山、高桥一带的乡亲们清楚记得，在一天的早晨，一下子不知道从哪里涌来了那么多将猛兵强的队伍。他们军威凛凛，热爱人民，来来去去地出现在公路上、村庄里、高地旁，并且又在村里号房子，又在村后挖长沟、筑碉堡。乡亲们目睹了这些少有的情况，便纷纷议论着：

“要打仗了，看样子不是小打，而是大打！”

“这大打，为啥偏偏要选在咱小小的塔山打？”

“说不准，得问问新来的人民解放军。”

初升的太阳给塔山的大地带来了一派明朗，草叶上的露珠儿，灌木丛上的露珠儿，辉映着晶莹的亮光。晨风轻轻地抚摸着缓缓东去的河流，和炊烟缭绕的大小村庄。这里，东濒浩瀚无边的渤海，西靠连绵起伏的大小虹螺山，南出十里

是县城锦西，北去二十里就是出关后东北的大门锦州城了。

我军一个团的指挥所，设置在塔山堡村左后侧的一个山包上，军人们以它的坐标高度，按照军事术语称呼它为五八高地。当地的乡亲们习惯地叫它东楼台。从明朝宣德年间开始，当外强的铁蹄将要践踏这片神圣的领土时，弥天漫卷的狼烟便打这儿升起来。这是军情紧急时的报警信号，也是镇守在辽西的兵勇们为朝廷尽职而特别构筑的烽火台。现在，烽火台的遗迹虽早已荡然无存，但平民百姓却带着怀念的感情称呼着它。东楼台上，暗褐色的山坡没有长一棵大树，只有萋萋的野草和杂乱的绵槐、榆、柳等小灌木。它们经不住萧瑟西风的横扫，已经完全枯黄和衰败。这里，经过工兵们不眠不休的辛勤劳动，陆陆续续地出现了交通壕、掩体、暗堡和掩蔽部。

这时候，在高地的一条又长又深的壕沟里，一群穿着灰色棉袄的我军高、中级指挥员，有的在低声交谈，有的在凝神沉思，还有的胸前挂着望远镜不停地往前瞭望。尽管在这片丘陵起伏的地带中，东楼台并不高，却是村后的唯一制高点。眼前的敌军阵地，距离远的有七、八百公尺，近的只有四、五百公尺。敌人依仗着碑影山、大小东山等一系列中等起伏高地，构筑了高高低低的明碉暗堡和堑壕、掩体、掩蔽部等工事，设置了鹿紫、铁丝网等障碍物。那狡猾凶狠却又心神不安的敌军，借着地势上的居高临下，正虎视眈眈地与我军对峙着。

这些高、中级指挥员，继前一两天之后，已经再次利用了这个晨曦明朗的早上，对敌情、我情和地形进行了实地观

察。此刻，边看边开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他们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有关坚决夺取锦州，组织南北打援，封闭东北大门，把东北敌军全歼于东北境内的指示，分析了敌我情况，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最后定下了决不让敌人去增援锦州的决心。为了切断敌人从南往北增援锦州的道路，造成关门打狗的形势，我军选定了塔山堡这一线的咽喉地点作为扼守的要点，部署兵力，组织协同作战。

会议决定，“钢都纵队”从前沿到纵深按梯形配置，为适应攻势防御作战，在塔山堡东西一线，以打鱼山、塔山桥、塔山堡、白台山和北山等五点为基础，构成第一线阵地，并以部分坚强部队，采取重点防御，扼守塔山桥、塔山堡、白台山三点，制敌进攻。以纵队炮团及兵团加强炮兵旅之一部炮兵，全力支援塔山堡以东部队作战。此外，以一个纵队及两个独立师，既保证塔山西侧的安全，又主动向葫芦岛、锦西敌人的交通干线发起进攻，支援“钢都纵队”正面的守备作战。

接着，各师、团又作了具体的兵力部署。一句话，他们在这里作出了死守塔山，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阻击关内敌人援军北上，妄图解锦州之围的重大决策。

之后，各级指挥员分批离开了小山包，从山后荫蔽的道路策马奔驰，急匆匆地返回各自的驻地去。

东楼台五八高地的壕沟里，只剩下了这个指挥所的团指挥员。他们是团长赵世昌和团政治委员闻一峰。两人都是血气方刚的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团长身材颇长，苍白的脸上有一双聪颖的眼睛，时刻都流露出有勇有谋的机敏。从外表看很难

发现，这位由于在频繁战斗中因负伤失血过多，使体格瘦弱的年轻指挥员，竟然是在纵队里有过侦察英雄称号的赳赳武夫。政委倒是相反，块头粗壮，满脸红光映衬着一对很有威严的浓眉朗目；乍看他那五大三粗的长相，使人望而生畏，接触后又觉得他有一副温暖如春的“老妈妈心肠”；也许在八路军里学了点文化，使他的聪明才智在战斗中得到了发挥。此外，他俩的身旁还站着一位地方干部叫秦吉祥，是中共地下县委支前指挥部驻塔山代表。由于他熟悉这里的敌军概况，民情风俗，地形地物，甚至有关的历史沿革，天气水文等情况，所以，便以“不穿军装的老兵”身份，参加到这个行列中来，当向导、参谋和顾问。大家亲热地尊称他为“活地图”。

他们送别了首长们，继续留在这里，商讨和研究着需要马上贯彻执行的有关事情。

闻一峰政委侧耳听了一会，尽管马蹄声渐渐远去了。但是，他觉得这蹄声，象敲响了有节奏的战鼓，很能振奋人心。他回头望了望身边的两位在沉思着的战友，带点幽默的口气说：

“秋天，可是个收获的季节呀。庄户人盼金秋有个好收成。咱天天盼打胜仗的兵大哥，能落后么？看，目下辽西走廊上的辉煌战果，正等着咱们去摘哩。真叫人舒心哪！”

“还舒心呐？愁还愁不过来呢。”赵世昌团长耸了一下秀眉，不无担忧地说：“你想想，原先定在村后的阵地，眼下要往前挪。这一挪，问题可难整呀！”

“问题再难，也得象吃馒头那样，一口一口地吃。”秦

吉祥笑了笑，宽慰地说。

“舒心也好，发愁也好，反正得做艰苦的工作。”闻一峰政委故意又挑逗一下团长，才下决心说：“挪动，没说的，坚决把阵地往前挪！”

赵世昌心想，说得倒很轻巧，实际并不简单。他扯了一下枪背带，喟然地说道：“没说的，要挪动。但是，昨晚加今天，干了一个昼夜的工事，白干了。最要紧的是时间不等人！”

“不，工事修了不报废，起码还可以作预备队的阵地，时间是过去了，可也锻炼了咱们只惯于冲杀，却还不习惯防守的部队。”闻一峰心平气和地分析着。

赵世昌点点头，望了一眼正对面，那不远处的敌人阵地有些可疑的活动。他没有答话，在思忖着。

“首长刚才说得很明白，塔山村说啥也不能让给敌人。要想守住阵地就要从村后面移动到村前沿。论打仗，我不如你俩懂行，但我知道，这可是一着高招。”秦吉祥快五十岁了，比赵世昌、闻一峰大二十来岁。他懂得自己的身份，不便插嘴争辩，偏向谁也不行。他想，两位主管干部，想的一样，只不过谈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因此，他提醒一下，刚才首长决策时说过的关键话，千万不要忘了。

刚离去的兵团和纵队首长的话，赵世昌记得清，闻一峰也一点不含糊。只不过他俩都没有言明，而是在脑子里反复翻腾着。该怎样见之于行动罢了。

“这样吧，老闻，刚才首长说了，连毛主席都知道我们守在这里。所以，你是不是继续去做你的鼓动工作？”赵世昌用商量的口气建议，见政委点头同意了，回头又用征询的

目光，十分尊重的对秦吉祥说：“老秦，咱们是一回生，两回熟。你见识广，阅历深。我看咱们合得来，会合作得满好的。你看，我不耽搁你了。后勤处长带着好些人，在山下等你发放东西哪……”

闻一峰、秦吉祥离开以后，赵世昌便从上衣兜里拿出了一张简明地形图，铺在地上展开抹平，边仔细的琢磨边对照实地看起来。这是他多年从战斗生活中，特别是当侦察兵生活时养成的习惯。不论情况多么紧迫，时间多么短促，只要是接受了新的任务，他都要反复地进行一番认真的独立思考。

上个月，即九月中旬，赵世昌所在的纵队便参加了秋季攻势的军事行动了。三年前，纵队从胶东半岛横渡渤海，进入辽东湾，在营口一带登陆，参加了建立南满根据地的战斗。因为他们先后三次解放鞍山，况且又是打大仗，打恶仗，打胜仗威震辽东而满载荣誉的，所以，热爱子弟兵的辽东人民，打心眼里又恰当又亲切地唤之为“钢都纵队”。当“钢都纵队”从鞍山出发，面向西南，夜行晓宿，人不知鬼不觉地越过绕阳河、大凌河之后，便雷厉风行地飞兵奔往北宁路，和南下的各路英雄部队胜利地汇合了。

这些英雄劲旅，有当年“三下江南”的英雄部队，“四保临江”的英雄部队，“踏破辽河千里雪”的英雄部队。这些能征惯战的铁流，有的坐上飞奔南下的列车，有的坐上飞奔南下的汽车，有的依靠两条飞毛腿，浩浩荡荡，川流不息，节节向前。

赵世昌觉得，我军越打越神气了。就拿装备来说，打鬼

子那阵儿，得一支三八大盖就很稀罕，很了不起。现在，尽管还是“小米加步枪”，但是，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从美国战争贩子手里，给我们运送来了多少新枪新炮呀。你瞧吧，灰尘滚滚的公路上，各种巨型的火炮，伪装成绿茸茸的树丛，叫数不清的十个大轱辘的美国生产的汽车牵引着，从望不见头尾、多路开进的步兵身旁擦过。

赵世昌晓得，当过十四年日本亡国奴，又叫蒋介石统治了三年的东北乡亲们，现在扬眉吐气了，翻身得解放了，当家做主人了！在“保家保田，保卫翻身胜利果实”、“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口号鼓舞下，积极参军、参战、参加战勤工作。你看呀，铁路、公路沿途的群众，都是用实际行动来欢迎子弟兵的。他们修桥、补路、赶运公粮、出担架、照顾伤员。他们节衣缩食，捐献出大批鞋袜、棉袄、皮褂子等物品来慰劳我军。有一次宿营在一个村子里，他的房东大娘高兴地说：“大部队真过来啦，看那些遭殃军、花子队（保安队）往哪里跑！”大娘又用榆皮搅白泥刷房。他不解，问大娘。大娘笑吟吟地亲切地说：“俺把墙刷好，臭虫不咬，你们睡个好觉，打起仗来才有劲！”感动得赵世昌拉住大娘的手直摇晃。

在这些难忘的日子里，赵世昌和闻一峰带领团队跟随着纵队，挥戈南下，插到长城边，初战月亮山，继夺砬子山，一举攻克兴城。他们采用渗透的战法，一下便把要死不活的北宁铁路，噉啍咔嚓地砍成数截，逼使敌人点连不成线，线接不上点，只好惊慌失措地龟缩到锦西和葫芦岛一带。

接着，“钢都纵队”奉命回师塔山，布防坚守。

赵世昌膘了一眼地上的地形图，又全神贯注地鸟瞰着塔山村。他的思想又回到和闻一峰讨论过的问题上。这时，首长语意深长的嘱咐，仿佛又在耳边响起来：

“那么，我们怎样守才能守得住呢？在塔山这条十多里的战线上，有三个点是至为紧要的：一个是左边的铁路桥，一个是右边的白台山，一个是中间的塔山堡村。桥和村，扼铁路和公路的要冲，山，则是这里唯一的制高点。所以，我们说，守山必守桥，守桥必守村。山、桥、村这三点，缺一不可！”

赵世昌心想，这段话，言简意赅，分量很重，一点就点到了点子上，他抬头望望白台山，它毗连着北山、南山和大小虹螺山。秋阳照射着这个没有树木，只有枯黄败草的白台山。如果不是时而出现一些褐、黄、红三色混杂的泥土，你不会知道，那是驻守在山上的兄弟团队正忙着构筑工事。他回头瞧一瞧铁路桥，它横跨度不长，全用钢铁铸件筑成。战士们把头天晚上拆卸下来的铁路枕木，和按尺码需要而用炸药炸断的铁轨，做为修建工事顶盖的上好材料。三五一帮的战士，有的抬，有的扛，悄悄地把这些材料往村后运送着。目下的塔山村，他开始熟悉了。这儿，可是潜藏和隐蔽我军力量的最好基地啊！

此刻，赵世昌才更深刻地理解了首长的教导：这山、这桥、这村，是互为支撑、互相依存的，是形成密集交叉火网的扼守要点。如果说，村是主体，那么，山和桥就是左右手。谁也短缺不了谁；它们象一个血肉之躯的整体，是一个致敌于死地的战斗堡垒。于是，他耸动一下秀眉，机敏的眼睛注视着地形图，马上掏出了钢笔，在山、村、桥三点上，

突出地打了一个十分醒目的△符号……

部队进入阵地以后，赵世昌、闻一峰的团队被分配担负着塔山堡以东，包括塔山、塔山桥、高家滩和打鱼山等阵地的防守任务。两三天来，赵世昌的双脚，在通往这些阵地的阡陌小路上，来来去去行走了不知有多少次，而在这些阵地留下的脚印，数也数不清。他把自己的点滴新发现，思考琢磨的一得之见，以及对防守有启迪的感受，在向上级的汇报中，在团党委会议上，在团的作战会议上，反复地讲，不厌其烦地讲一句话：“是钉子，就钉在这里！”他觉得自己眼又明，耳又聪，浑身的血，开始沸腾了，坚守的信心增加了，劲头愈鼓愈足了。

突然，来自敌方的枪炮声，打破了周围的平静，也打断了赵世昌的思想。机枪打得铁路桥的钢梁直冒火花；两发炮弹落在白台山上，激起了一片烟尘。敌人的骚扰，给对峙着的双方增添了紧张的气氛。赵世昌立刻擎起了望远镜，校正了焦距，搜索地观察着敌人阵地上有没有可疑的迹象。他边看边自言自语道：

“事不宜迟，得赶快到一营，到一连去，找到连长周福海，具体落实有关阵地往前移动的问题。”

二 “家就在这，不搬！”

闻一峰政委和地方干部秦吉祥，离开了东楼台五八高地，离开了赵世昌团长以后，便各忙各的事情去了。

闻一峰的任务并不轻松。因为他是政治思想工作的组织

者，既要做好军队内部愿不愿打援，敢不敢打援的工作，又要做好战区的人民群众的工作。所以，他对时间有一种特别的紧迫感，得把工作做在敌军打响援锦第一枪的前面。

现在，他要到塔山堡去。

几天来，跟随着首长们一起看地形，具体安排堵住敌人援兵的工作。在塔山、高桥这个新开辟的战场里，有许多情景使他不能忘怀。

在连山湾内，海水淼淼，浊浪排空。渔汛还没有过去，可是渔船一只也见不到了。倒不是靠海吃海的渔民不想捕捞，而是国民党军队的炮艇横冲直撞，作威作福，好不容易捕到的白眼、橈子、搭板、燕鱼和梭鱼，都叫这些不得好死的丘八给抢走了。况且，近日又风传要打仗了，渔民们只好躲得远远的。

在紧贴着连山湾岸边的盐场，一丘丘平展展的盐田上，最后一次晒成的晶亮盐粒荒弃了。盐民劳动歇息的窝棚空荡荡的，能拿走的生活用具都搬走了。只有饥饿的白色的海鸥，嘎嘎地飞鸣着。

要打仗了。地里的庄稼成熟了的不算多，半生半熟的倒不少。然而，都提前开镰收割了。这样，地埂上的高粱米粒有红的，有绿的；掰下的苞米棒也是嫩的多，老的少。田野上，那些秫秸扔满地头地垅，有的参差不齐地竖立着。花生的枝蔓仍铺盖在地皮上，庄户人家种时盼望有个好收成，可这会儿再好的收成也来不及收获了。

所有这一切，留给闻一峰的印象实在太深了。使他不会忘记的是，部队在这里打仗，需要赶修许多工事。树木早就

被国民党军队砍伐光了，乡亲们主动地送来了珍藏的木料，有的甚至连箱柜、炕沿木也献出来了。

有一天太阳已经下山了，暮色苍茫中，他和警卫员来到塔山阵地。这时，村里的乡亲们，已经陆陆续续地疏散了。

“政委，你来啦？”一个南方口音的小个子战士和闻一峰热情地打招呼。

“啊，小谢，谢阿荒。帮老乡搬家呀？”闻一峰群众关系好，认识基层干部战士多。这个在辽阳解放的广东籍战士，是一连的。只见过一次面，他就认得了。

“是呀，有的老乡顶呱呱，搬得痛快；有的就不搬，磨破嘴皮，死也不搬。”谢阿荒脸色不悦地诉着苦。

“可能咱们的工作没做到家吧？”

“不，就拿村头那个老太婆，死脑筋，又顽固，又落后，可难治了！”

“哟，这么严重？小谢，做一个人民战士，可不能这样埋怨老乡。”

“我们广东，叫老太婆，不算不尊重。唔，这老太婆，咱连长算白救她了。”

哦，闻一峰记起来了。前几天，那是个有淡淡斜阳的黄昏，作为团队的前卫连，一连连长周福海率领连队行军刚到达这里，命令一下，猛地一阵急骤的枪声过后，便迅速地夺取了塔山堡。当时，慌忙撤退的敌人，在村里放火破坏。秋风狂扫，火光冲天。连长周福海一面指挥战士们驱逐敌人，一面派出两个班扑灭大火。敌人被击溃了，当官的坐上一辆吉普车逃窜了。周福海未能俘获吉普车十分懊悔。接